

# 舍身排障救战舰



海军第一代101舰

“101”是人民海军第一艘驱逐舰的舷号。我1978年入伍,第二年被分到了101舰上,成为人民海军第一代101舰的舰员。

在1983年的一次海上演习任务中,按计划,101舰首先要进行主炮实弹射击,然后舰艇右舷与综合补给舰并靠,进行横向补给。但是,因101舰主炮的震坐力非常大,射击之后震断了传递舰艇左侧主机运行信号的线路。此时,在机舱中控制左侧主机的指示灯被锁定在高速前进挡,这个隐蔽的故障没有被大家发现,导致舰艇左车失灵。当需要停靠时,舰艇仍按照十八

节的速度向前运动,朝着右侧的补给舰撞了过去。

军舰一旦发生碰撞,就有可能燃烧爆炸,两艘舰艇上的人员都有可能伤亡。危急时刻,我来不及多想,从一个战士手中抢来碰垫,冲到舰艏,把碰垫放上。因为撞击力太大,不仅把碰垫撞得粉碎,我的双腿也被挤在了钢板中间,绷断的钢缆也瞬间打掉了我右手大拇指。

当战友们围拢上来想把我抱出来时,我的腿和脚挤在钢板中怎么也拿不出来。迫不得已,军医用剪刀剪开我的裤子,血淋淋的断骨已刺破皮肉露在外面。“分队长,坚持住”“分队长,你不要看”……担心我会害怕,有战士捂住了我的双眼。我拿开战士们的手,说:“当兵的死都不怕,还能怕流血吗?”

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,血在不停地流。由于流血过多,我感觉到非常冷,整个身体开始颤抖起来。我知道如果双腿拿不出来,血这样继续流下去,我的生

命可能就在这里结束了。还好,经过战友们努力,我终于脱身并获得了救治。在医院昏迷两天一夜后,我醒来了。我不仅保住了生命,也保住了双腿。但是,我左腿上下两处粉碎性骨折,右脚粉碎性骨折,右手拇指缺失。

庆幸的是,由于我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应对,两艘舰都没有受到较大损伤。住院9个月,我出院后,可以依靠双拐走路。部队在青岛三号码头为我召开了立功受奖表彰大会。中央电视台军事组还拍摄了《军锚在岗位上闪光》纪录片。(口述/山东青岛 焦建伟 整理/游潇)

## 父亲随意给我取名

说到我的名字,父亲在世时,我曾问过他。老父亲笑眯眯地说:“你的名字嘛,其实是我随随便便取的。”父亲说:“生你那年那日(1958年8月13日),天大旱,天气又特别热,连河水、井水都下沉了,所以取你的名字为‘水成’。”

父亲仅仅读过几年书,称为初小毕业生。他没想到“成”与“沉”只是谐音,其实是两个字。就这样,阴差阳错,把我的名字取成了“水成”。其实,我十分喜欢这个名字,不仅简约,而且好听好叫,还有“水到渠成”的美好寓意。(浙江宁波 王水成 66岁)

## 怀念父亲

父亲只活到60岁,于1992年4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父亲上世纪60年代当上大队书记,在“农业学大寨”热潮中每天忙忙碌碌。1973年,我在县城一所中学读书。一天下午下着大雨,父亲从七八里外的乡下背来白面,给我兑换饭票。我要他休息一会儿,等雨停了再走。他说,晚上还要召开支部会,不能耽误。他又冒着雨,走七八里路回去。

1979年2月,我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,一两个月没有给家中写信。父亲焦急万分,四处打探消息。这年9月,我被一所军校录取。父亲知道后,和母亲一道,先搭拖拉机,又坐汽车、乘火车,最后又乘公交车,一路辗转去学校看我。因我训练紧张,第二天,父母就回去了。

父亲对子女的要求是严格的,我和姐姐在这种要求下长大,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父爱是一座大山。怀念父亲!(安徽合肥 樊庆厂 65岁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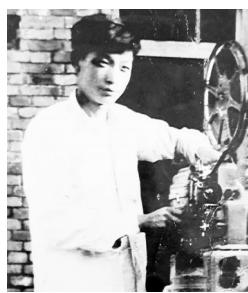


樊庆厂父亲照片

## 放映电影进村容易出村难

新中国成立后不久,电影放映由大城市逐步向中小城市和乡村扩展普及。1958年夏,山东菏泽地区办起了“电影放映技术培训班”。区文化局通知各县挑选6至8名青年男女参加培训,要求家庭出身好、政治思想进步、身体健康、爱写善画、有宣传讲解能力,并且不怕吃苦受累。

那年我19岁,正在俺村小学当教师,被选中去菏泽学习。学的技术课程,是发电机和放映机两门。我们理论联系实际,培训了两个月,实习了一星期,及格结业后回到县电影队,开始下乡为农民



张盛云映前试机看片

放映电影。俺县先组建了三个电影小分队,每队一名发电员、一名放映员和一名小队队长——骑自行车联络。配备两辆地排车(又名架子车),拉着机器、影片和行装,长期巡回各个公社放映,吃住在外,节假日也不回家。

那时候电影放映真红火,每去一个村,总是进村

容易出村难。各村都挽留放映员,想再多放映一两场。很多村还派人接送电影车,甚至派“哨兵”守在影院银幕前,唯恐邻村差人将影机争走。有一次,我们在露天戏院放映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,观众人山人海,院内拥挤不堪,院外进门困难,有的人竟爬上墙头。为了安全,最后只好挪到街南大广场去放映。

我兢兢业业从事电影放映工作,虽然辛苦,但内心却深感欣慰和自豪。因为,银幕上的形象让千千万万观众在欢笑声中受到了教育……(山东曹县 张盛云 85岁)



## 答应的缝纫机没有兑现

1970年的正月二十六,100公里外的本家大哥牛凡领着内侄女董秀花来我家相亲,我心里忐忑不安。这是第一次有人来我家给我相亲。我家贫穷,我从小坏了右眼,一般女子看不上我,所以迟迟未成家。在师范读书时,有几个女生爱慕我,终因我右眼瞳孔长了个角膜白斑而无缘。

陪董秀花来的,还有她爹。我决心抓住机会,争取成功。吃罢饭后,介绍人让我俩到屋外谈谈。我问董秀花对我印象如何,她笑而不答。我情不自禁地抓住了她的双手,

好像触电似的,一股暖流流遍全身。稍许我松开了手,笑着问:“你愿意不愿意?”她仍笑而不答。

父女俩商量了一会,说:“咱们连夜回去吧。”我把他们送到村口,牛凡大哥对我说:“你回吧!”我说:“你们大老远来了,我多送你们一段路程吧。”我们边走边交谈,走了大约一公里,突然,董秀花提出返回我家。我娘高兴坏了,给他们安排住宿。第二天吃了早饭,牛凡大哥告诉我娘,父女同意这门亲事,女方要缝纫机、灯芯绒袄和绒裤,还要一身毛

衣和一件羊羔皮大衣。我娘都答应了。送走他们后,我娘既高兴又忧愁。高兴的是有女子愿意嫁给我,忧愁的是钱的问题——去年我弟弟娶媳妇已花光了家里积蓄。

我那时工作没有转正,月工资仅有29.5元。娶媳妇的钱全是和两个舅舅借的。即使如此,仍没钱买缝纫机。我家答应结婚后再买,但我们结婚后一直在还债,哪有钱买?为此,我经常受妻子唠叨。直到1987年,妻子在学校做饭挣上钱,这才买了缝纫机。(河北张家口 牛彦 78岁)



## 建厕所除尴尬

1969年末,我们知青青年点从苗姓社员那里购买了五间草房,结束了下乡一年多一直借住社员家的生活,个个喜笑颜开。然而,也有一件事令我们很为难、尴尬。

一般社员家的厕所都在自家院内,苗家的厕所却在院外,知青可以去,过路的人也能进。异性的两个人在厕所相遇,简直无地自容。因此,女生们只好结伴而行,一个人在里边方便,另一个人在外边站岗。我们男生走近厕所时,总要咳嗽一声,或者问一下有没有人,无人回应才进去。厕所的墙用鹅卵石垒起,没有一人高,且是露天的,男生在里边小便,外边人都能看到脑袋。下雨天上厕所,就要挨雨浇。厕所没有门,社员家散养的猪也时常光顾……

种种不便,迫使我们行动起来。我们先在女寝室前建起了一个有门有顶的女厕所——全村唯一,接着,我们又把院外的厕所砌上了新墙。知青点的尴尬事,就此了结。(辽宁丹东 赵秋麟 77岁)